

經部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易象正卷一

明 黄道周 撰

䷀

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正曰乾盛陽也盛陽之策三十有六六爻之積二百一十有六長夏之軌也古之為易者宅於土中視極南北以測日道之遠近而極相距約百八十盖以北極出地之數三十有六為二百十六天子所南向而正方外也兩極之間九十餘一各衷二十四為南北陸日月出入四十九道分於天中聖人所手揲以得經緯也凡日之行三百有六十餘分贏縮不及大衍視於氣朔以為閏端一舍之度縣贏三十故長長夏日行出寅入戌中歴七舍得二百一十六晝長二百一十六則夜短百四十四晝夜之道乾坤之義也君子觀於兩極以得乾之徑觀於兩陸以得乾之周觀於揲蓍以得日月之行觀於晷影以得寒暑之度洗心而處正容而告非仁无行非義无為如是則可以言健矣優盛而不

不足而能勉早服莫宿可以言自强矣故曰法天者也君子法日者也寝興明發體道不息變化萬物而還守其極凡乾之變六十有四又復重之十有八變為卦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有四凡得乾者四千九十六諸卦之變皆得四千九十六故曰動不可亂賾不可厭以時乘之則萬物各正古之為象者遇理而約言兩象相取以為本象單舉一變以繫一爻通取諸象以該衆變故象簡而義可通象備而辭不費三聖人之辭彌漫天地皆可

按象而求循實而指也

是正象之所繇始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文言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初九是為乾之始以乾象合始象而命爻辭

乾元亨利貞

姤女壯勿用取女

潛龍勿用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正曰乾初得九而取諸姤何也曰姤者乾之始交於坤者也乾乾初初得九過揲三十六則乾初動動而交於姤以乾之體合姤之辭兩義兼取為之象曰潛龍勿用乾之言潛龍勿用猶姤之言勿用取女也然則潛龍之於取女何交乎曰陽極矣而動者猶穉陰生矣而交者始壯龍德方潛女謁初事始用不慎則終體從之故初者終之氏也下者上之本也正其本而萬物理謹獨慎微君子之始事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書曰毋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絕故乾元用九潛龍所不敢試也

文言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正曰聖人之解潛龍不取諸女壯何也亦各其道也或德或材或用或體三極之原聖人特取其至者以為隱遯之亦有龍德也是君子之本事也不可以為典要惟變所適變而之姤聖人則亦以姤御之矣隱德遯世以避陰翫行之不遠藏之於早確乎其不可拔則猶是勿用之志也商書曰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立於未見行於未成者其為潛德亦豈有異旨乎故君子之於初九廣致之也幽獨之事側陋之志本底之業是皆有能德焉要以出於恰慎底於誠敬不為世易不為名動不為是勸不為毀沮確乎其不可拔守其勿用以為利貞則其義一也

九二 是為乾之同人以乾彖合同人彖而命爻辭

乾元亨利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正曰乾足以斷矣不以獨而傲衆不以智而絶物不以當位而自賢雖曰利貞則猶之亨也君子涉川不居其功目心而游與衆共懐出潛而田莫之或傷夫非大人而能之乎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言同人也乾之同人雖在田野猶足以被天下德之至也

文言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曰聖人之解見龍亦不取諸同人何也曰善世不伐德博而化非同人而何乎庸言庸行天下之共秉也君子舍是則无以學无以問无以居无以行故君子之涉川有以異於人也其以信誼而涉川必以異於人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是大人之宏也雖以君天下亦不過如此也

九三 是為乾之履以乾彖合履彖而命爻辭

乾元亨利貞

履虎尾不咥人亨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正曰君子自彊如天與日相環復也龍雖體陽而有動息陰陽合德則无動息无動息則无日夕惕若之厲君子所致其健也故君子乘龍者也乘龍之與履虎異致而同戒書曰無安厥位惟危又曰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子之惕厲如此也雖不自謂龍德而龍德交備馬故君子者六龍之御也

文言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又曰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正曰君子之不言龍何也曰不暗不聞龍所至也戒慎恐懼非龍所至也君子洗心退藏不敢自謂神明其德然則君子過龍者歟不及龍者歟曰君子之不敢自謂龍猶龍之不敢自謂君子也然則龍无惕者歟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不潛不躍則禍患隨之何為其无惕也然則聖人亦不取諸履

虎何也曰重剛不中因時而惕雖危无咎非履虎而何乎君子之蹈高位猶之虎尾也委蛇屈伸君子間嘗言之然且不敢用用其終至者曰忠信誠敬而已矣然則君子亦猶人之心歟曰人心之與道心皆天也天以健行日夕不違君子自彊惕厲乾乾惟其微極是以危至故危者微之所以審幾也微者危之所以存義也君子之德業非危則无所繇著也以德乘時以時乘位君子樂之然而不可必致則亦彊勉无咎而已矣委蛇屈伸間嘗言之然且君子有所不用也

九四 是為乾之小畜以乾彖合小畜彖而命爻辭

乾元亨利貞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或躍在淵无咎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正曰或躍進也小畜止也畜則可以止矣而若或躍之躍則可以進矣而若或畜之猶密雲之可以雨而且不雨密雲西郊其當殷周之事耶皇矣之詩曰維此四國爰究爰度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之慎動也如此故進而功被於天下退而德滋於七世以是自試何咎之有然則是龍也而不言龍何也曰猶之密雲也而未雨則不可言雨也

文言曰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

又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正曰躍龍之為小畜何也曰未當位也未當位則為小畜當位則為大有進德修業小畜所為懿文德也然則為邪離羣何為乎疑之也曰德之不及時時之不及位天人之所以互勝也上下進退不隱不見則時位之人必有以命之矣故畜者疑之所從生也疑必有咎而曰疑故无咎何也密雲不雨畜之而密密之而久則必且雨矣然則當時當位或惕或疑皆人也而曰中不在人何也曰无有時位而謂之人不亦難乎

九五是為乾之大有以乾象合大有象而命爻辭

乾元亨利貞

大有元亨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正曰乾而大有是長夏之德也天下大治則禮樂懋着刑戮偃息矣天造大人大人大人造命故為元以長物為亨以合禮百禮備至以順天休命以揚善不事車服以遏惡不事斧鉞頌曰綏萬邦屢豐年書有曰暨鳥獸魚鱉咸若故君子之利貞於是亦有所不事也然則飛龍之道亦固有息乎曰日月

週天天週日月星辰迴環則皆飛龍也何息之有書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乾之大有之謂也

文言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又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正曰聖人之言從類何也五德之帝佐亦各以其類取也各以類取則五德分序而曰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何也曰猶是天地也日月也四時鬼神也併而言之則猶是天人也其本于學問忠信誠敬聽於庸言考於庸行則古今一也古之聖人去知而考德本之於元而要之以貞曰茍足以長人利物則足為智矣故以利而和義以信而和智行之以仁居之以寬是大人所合德於天地也然則大有之不言利貞其亦謂此歟曰利貞則乾體而有之也乾致其體而大有致其用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要於五德四時則莫此為備矣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其易所謂大人者乎

上九 是為乾之夬以乾彖合夬彖而命文辭

乾元亨利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亢龍有悔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正曰夫保其盛陽者其惟致柔乎感之於木而動
致其決物極且反則陰勢必奪揚庭孚號其有悔
心乎古之去小人者使小人自遠若虵虺之避都
市也以極重之勢行其柯斧而揚聲號衆如有敵
國之心非亢龍而為之乎故告邑之貞所以去厲
也即戎之不利而利攸往所以馴致也天道運行
一盈一絀盛不可彌武不可極大禹之征有苗也
其終曰班師振旅誕敷文德文王之討密人也其

詩曰依其在京僾自阮疆若此則庶乎无悔者矣

文言曰上九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正曰揚庭孚號則未為亢也聖人之言亢龍亦未取之揚庭何也曰皆取之矣古之高貴者度德與位時勢已極則舉賢以自讓也故進而有退存而有亡得而有喪正鵠不失俊民來輔夫處髙貴之

位恃淵抱盈夬夬而行號衆以自助動衆以自功謂是進可不退有可不亡得可不喪者則衆之所共棄也君子而有龍德必悔之於發悔則不吝不吝則无咎故悔亦非龍德不能也詩曰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故如文王則可以靡悔者矣

用九 六爻皆動是為乾之坤以乾彖合坤彖而為義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見羣龍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正曰史墨之說聖人亦有取之歟曰殷道之坤乾則取諸此也取諸此而獨言用九何也曰靜則為體動則為用體乾而用坤六爻皆九則純乎用也然則聖人何不直謂乾之坤也曰乾首也乾有六龍六龍皆動而乾不為政則是无首也无首則牝馬也然且稱羣龍何也曰繇是而之焉六十四卦至四千九十六卦皆龍也龍隱其首以御羣龍至於坤而極矣自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而推之二變始遯三變始否四變始觀五變始剝皆龍也龍異用而殊名其要於過揲四千之數三十有六道則一也然則委蛇變化聖人亦不得已而為之歟曰體剛而用柔秉義而用仁服龍而乘馬馭牡而利牝是亦聖人之權也聖人不以權而亂經不以變而亂常四千九十六卦之中十八變六爻皆九

者一值之耳然則太王之避居文王之服事可謂无首之龍歟曰是亦間值之也間值之則可見雜值之則不可見夫有文王之德以行大王之事雖乾坤互用未為不契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乾而坤者也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是則非乾而坤者也故羣龍无首非聖人不能見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

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正曰聖人之贊用九則猶謂之乾元也謂之乾元則不得謂之坤元也而謂之乾之坤何也曰六十四卦之九則皆自乾來者也故謂之乾元乾元而不自為元則坤將受之乾以用九而之坤坤以用六而之乾乾坤成列而易立其中元乾坤則元復易也故乾之必易而坤坤之必易而乾乾坤之始義也乾之不遽易而坤坤之不遽易而乾乾坤之立體也故易始于乾交於姤終於剝剝而後坤受之始於坤交於復終於夬夬而後乾受之終始乾坤相為反復歷律以出禮樂以作六爻變化而天神以降地祇以出亦其義也然則坤者乾之變律蹴曰呂者律之合體也乾坤合而後律呂備律呂

備而後變化出曰是言夫乾而合坤者也非言夫乾動而變者也乾動而變用有七爻變有七律不亦可歟曰律五而變二可損益者也爻象本六不可損益者也一卦之變六十有四自姤而坤各舉其一以為變例非謂七卦可以盡爻之變也然則易之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何也曰家正主於父母氣化主於天地天地父母不為政則六子不得為政也七八所值六子之象九六所值父母之象也然則陽變而遂為陰陰變而遂為陽歟曰陰陽之體何可變也陽九而動陰六而交九動而取於坤六動而取於乾乾坤夫婦相為取也然則六爻皆九猶然乾也不謂乾之乾而謂乾之坤何也曰易之為道靜以為體動以為用靜體則反復動用則對化反復之與對化皆易也无對化則乾不為坤无反復則屯不為蒙對化之易始於乾坤則例可通於乾坤故對化之與反復其例得相起也聖人

之意以六十四卦皆為乾坤陽爻一百九十二皆出於乾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出於坤雖八卦之體以相錯而成而兩元之用以揲蓍乃著故於兩元六爻之外別繫兩象使人悟九六二用即謂之卦諸爻盡變極於乾坤故未舉其反復之體先顯其對化之用或曰是不過贊之耳曰是象也何贊之云有動則有象有象則有占潛見惕躍飛亢无首皆象也則皆占也如謂贊者亦何吉凶之有乎如以羣龍通諸卦則吉凶悔吝雜見乎分不專曰見羣龍无首吉也故論九之為用則通於諸卦論乾皆用九則專指之坤凡爻俱變與俱不變者其卦各一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卦各六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卦各十五三爻變者二十故乾之體一其用六十有四因而乘之四千九十有六又復乘之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有四皆龍也羣龍雜見而乾不為首夫有入於羣龍而見龍之首者則亦

足與於天德也矣

乾之乾反復六爻不動即以本彖為之彖辭

乾元亨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正曰乾之乾何也天行之健晝夜各六永促雖殊其為十二辰則一也故六爻者晝夜之半也乾出寅而入戌與入戌而出寅則猶之十二爻也一卦反復為十二爻當天之辰一日之辰當歲之月故日十二辰歲十二月推過及遐其究一也然則一日之週三百六十乾坤對化策與度比如使乾坤

各為晝夜則乾策往還四百三十二坤策往還二百八十八贏乏縣殊何以裁之曰蓍者所以得卦策者所以命爻爻象已定不命蓍策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反而復之則猶之乾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反而復之則猶之坤也卦有反復而象不更策且為陰陽以別寒暑為辰爻以別晝夜陽贏而暑陽乏而寒漏有促永辰无損益又何疑焉然則是主晝以該夜主日以該月得象者遺數得爻者忘策也曰策極於三百六十數察於分毫秒忽數之非策猶日之非月也如使乾坤合策自為晝夜則屯蒙合策三百三十六需訟合策等於閏春師比合策三百一十二畜履合策至於四百有八又孰取而裁之故曰天之道積也積其不齊者久而後齊之策之數三百六十贏其五日四分有一以為氣贏縮其五日四分有二以為朔虛然且太絀不及於歷故需訟之為一閏小畜履之為再閏聖人

閒取之而未敢用也用其積數之至者耳且是乾乾者體七之策未至於用九也體七之策三百三十六日月用之以為交限之始積陽之數一百二十五相乘之數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反復重之三萬一千二百五十總其積卦四千九十六故乾乾之有反復猶屯蒙之有反復必取策而齊之則乾之必合於坤猶屯之必合於鼎蒙之必合於革也然則以乾復乾其占何繳曰乾乾者君子所自于也禮樂之本於性情君子所自治也君子不以多難而輟其志不以久近而改其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乾乾之謂繳乾乾自強萬物始終是无智名亦无勇功其究也以厚德載物

正曰乾之乾謂其左右行者也左右行則猶之乾也彖卦不別則爻象无異雖有六十四變其為兩

象互取一也而必為之六爻何以正之曰取其體者則有八體取其交者則有八交取其一爻變與五爻變者是皆六卦也正乾之有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猶反乾之有復師謙豫比剝也五變與一變是皆六卦可為起例故正乾用其一變反乾用其五變者以為六十四變之發端然則是不疑於五爻皆變則占其一爻不變者歟曰用者動也動者之也一爻不變又何之焉夫亦用其動者指其所之而已

乾之復 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七五爻皆動以乾彖合復彖為義

乾元亨利貞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

正曰乾之後健而自反者也君子之於道德為主則不為客於學問猶識察而不征也蚤往蚤復克其非禮反於元始是不可謂智者乎智以知天之心猶平旦而星躔復着也書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猶父母交動而長子在内也龍雷雜乘不失其類雖有抗擾其法不敗守國者貴

乾之師　初九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二七五爻皆動以乾彖合師彖為義

乾元亨利貞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正曰乾之師自彊而容畜仁矣哉水者金之子也天廓而地液之浸為膏澤不出四游百穀以成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自彊而容畜則是可歌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是不可以起侵伐動敵國而徒衆之事未之免也夫猶司空氏之事乎

乾之謙 初九九二九四九五上九三七五爻皆動以乾象合謙象為義

乾元亨利貞

謙亨君子有終

正曰乾乾君子謙亦君子也君子致謙非為守位而衰益稱平之何也曰戒懼者君子所為學也抑

而自反君子所為治也夫有險阻之心焉書曰汝猷黙乃心無傲從康詩曰予又集于蓼君子之値此蓋不得已也踐土之盟天王下勞晉侯河陽之狩晉侯上召天子春秋特隱其文曰朝于王所狩于河陽非文公之謙而春秋特為之謙之也曰天王已謙焉耳敬王之居于狄衆入于成周則猶之謙也野井之唁齊侯致服器焉三致而三辭齊侯强之昭公嗷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為藩以襲為席以韋為几以遇禮相見是則不可謂謙也謙之為道見盈而思虧見流而思變見福而思害見健而思不健者也以謙而保終則亦庶乎其可耳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其是之謂夫

乾之豫

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四七五爻皆動以乾彖合豫彖為義

乾元亨利貞

豫利建侯行師

正曰乾之豫是則可以動也无父母而外長子則仆也有父母而上長子則堅也車駕於道衆將輔之以征不庭以討不服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君子之强立而順動若此也蕭魚之會晉舍鄭囚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及其兵車佐以鎛磬歌鐘二肆女樂二八晉侯以其半賜魏絳魏絳白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无患敢以此規夫以悼公之能八年三駕九合諸侯受舍鄭之樂而君臣相戒以為不敢樂也是可謂乾之豫者矣豫而知戒豫而不怠是則猶有乾德者也

乾之比 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上九五七五爻皆動以乾彖合比彖為義

乾元亨利貞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正曰乾之比衆位皆動而君極如故以為正則有君以為應則有親不寧後凶未之避也守其正固者而天下信志書曰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詩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殷人五遷而還於亳都周人四遷而大於郟鄏夫非有原筮之德而保其不敗者乎夫有原筮之德以奮跡外服克光前物雖間關倚伏未為失也楚子謂子玉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唐叔之後其後衰者將繇晉公子乎天之所興孰能廢之如晉公子則可與原筮者矣

乾之剝 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七 六爻皆變以乾象合剝象為義

乾元亨利貞

剝不利有攸往

正曰乾之剝以健用物載高而厚下是非凶卦也守其四德不為功利以耀於上夫誰凌轢之予衆與轔轔不危其身鬼神之行不蹈廟社以行師伐國則不可以治其私邑綏馭臣庶猶未失其威福也書曰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剛在於内為坤以柔之陽德遂成為艮以終之威於西北者儷於西南威於西南者究於東北是則不為凶卦也利貞而已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曰攸徂矣岐有夷之行夫以乾之剝為亢龍者則亦不適於龍之義矣

然則是六爻者之為何龍也曰潛見惕躍飛亢則猶之六龍也為六龍而不用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則又非是六龍也然則是六龍而獨疑於謙惕者何也謙惕則猶之不在天田也不在天田而有其謙惕非旱潦之災則豢御之憂然則不疑於剝龍者何也謙勞而剝逸謙煩而剝簡世固有舍其尊柄引於太上者矣太上之於遐引有間乎无間也然則四德之中比得其元謙得其亨豫得其利師得其貞剝皆无得獨得不利焉而曰非凶卦何也曰是亦君子之所自考也剝人而彊己君子不為也剝己而彊人君子猶或有為者夫亦保其終德不搖其末則聖人有取焉詩曰天生蒸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聖人所致誠於剝龍者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正曰地之稱勢崇卑定也圖象之義乾南而坤北崇卑之勢乾上而坤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中分日道一百八十載其距中三十有六下去地平僅百四十有四是坤之所命策也坤隱其勢以上與乾物馮於地而不知其載於天但謂地之深厚若是也地發於西南而亘於東北東北為戊西南為己己柔而戊剛剛不得朋而柔得朋故己者文治之所貴也君子致身以事君易心以處友敬而不違勞而無怨執之而不鳴易之而无競亦可謂厚矣難則先之樂則後之急病而讓夷絕交而无惡聲亦可謂載物矣故朋者君子之所慎也君子擇交以淑其身敬友以淑其人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言夫坤之所以成己者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言夫艮之所以成物者也成己以成物非夫敦厚至誠而能之乎至誠敦厚終始萬物其究也以自強不息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正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不為坤之交於乾者繳曰未言乎交於乾者也後得主則先有未為主者繳曰婦之從夫母之從子其先皆未為主也其先皆未為主則用六皆動何也曰是已為母也方其為諸女也亦何主動之有乎然則六索三男之皆稱乾六索三女之皆稱坤何也曰是隂陽之府也天地之所授也男女交而後五倫立五倫立而後變化出變化出而後慶殃生慶殃生而後亂賊見亂賊見而後天地之權不得不託於聖人是詩書春秋所繼易而作也

初六是為坤之復以坤彖合復彖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正曰坤初得六而取諸復何也曰復者坤之交於乾者也坤交於乾之初陽氣甚柔而隂氣始凝霜積而冰堅萬物之所復也萬物復命憂危慮深七日來復言夫辨之貴早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微霜下而堅冰結君子即不及挽亦必思所以持之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

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古人之備氷霜如此其至也其君臣親則上下協上下協則和氣至和氣至而氷霜不害矣然則是非黃鍾之律歟曰是黃鍾之律也九數之極八十有一三分損一以生林鍾在於是矣也然則是林鍾也林鍾之律五十有四而曰黃鍾何也曰以其體序所居則是林鍾也以其月分始交於乾則本於黃鍾謂一陽從生焉故謂之黃鍾曰然則是復臨泰壯夬乾之所為序非夫復師謙豫比剝之所為序也曰律之從呂呂之從律交相取也乾之初九娶於林鍾以謂之姤坤之初六嫁於黃鍾以謂之復語其本家則乾律而坤呂語其歸娶則乾呂而坤律也然則陽生於子而極於巳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以黃鍾從乾而始於子林鍾從坤而始於未何也曰陽順而陰逆又以六正律以八間然則六辰逆行寅不娶巳辰不娶卯不曰丑亥酉而曰丑卯巳

何也曰七律所間離於八位則遠於兩家然則爻象之與律呂同道歟曰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雖暨於鳥獸被於草木應物而有之也然則林鍾之義於冰霜死取何也曰陽極則陰生陰生則陽死雖在六月而凜冰霜豈為過乎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正曰甚矣聖言之危也善者人之性也善而得慶天之命也拂性則逆命乾坤中分為月有六陽動於子子月而言潛龍陰動於午午月而言冰霜聖人不患其言之太早而患其言之太晚也是聖人

之仁
也

六二 是為坤之師 以坤彖合師彖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正曰善未有不習而成者也不習而成性也水行於地舍險而就易舍阻而就順羣趨衆奔一似有

知覺者然而其性也非習也君子體善而動仁不近名義不近利柔不為怯勇不為武非其所試任而不辭若水之行於地也詩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何直如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何方如之川澤訏訏紡紩甫甫何大如之得其道而可以容民畜衆雖與之丈人弗疑矣

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曰待亨而動則體敬者鮮矣擇利而行則秉義者怠矣故敬義者元亨利貞之本也敬義立則德不孤德不孤雖喪朋何憂焉

六三 是為坤之謙以坤彖合謙彖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謙亨君子有終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正曰謙之含章君子之正也正而文未著於天下道未洽於四國故可之可者所以為牝也謙而從王君子之誼也君子正誼而不為功從事而不為利舍功與利則事可不從功可不試也故或之或者所以為柄也或而可之故曰无成亨而能貞故曰有終觀於謙之有終而兩象之義大較著矣虞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坤而謙之謂乎

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正曰甚矣聖人之慎也美曰雖有不自為美也成曰弗敢无所從敢也蓋謙之至也然則不言子道何也曰子則亦臣也書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而見夫為子而敢者乎

六四是為坤之豫以坤象合豫象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豫利建侯行師

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正曰利建侯行師而曰括囊何也曰建侯行師括囊之大者也伐國之謀不及於左右建子之謀不及於婦人豫者謀之至早也至早而審不為利勸不為功躁不為喜泄不為怒發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書曰其惟不言言乃雍括囊之謂也然則是非獨臣道也而謂之臣道何也曰不密失身在於臣子其最著者也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

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正曰是无取於豫也豫以建侯行師而曰隱閉謹括何也曰是聖人之智也天地之會二千四十八而入於乾坤近而求之二百五十六亦入於乾坤而天地始閉閉而後開至於中爻而禍患乃備故非聖人不見之蚤也見之者蚤而後圖之者豫圖之者豫而後禍患不侵德業懋着也故藏身不密而有咎有譽中人之道建侯行師則必以為不可也

六五是為坤之比以坤象合比象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比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正曰是亦坤元也天地之始動而坎為初政屯蒙需訟師比皆坎也坎當坤中取乾之九以居於五故坤之盛德未有盛於比者也比建萬國以親諸侯為臣而順其君為后夫人而順其夫先迷後得即有不寧何凶之有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言臣之比其君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言后夫人之比其夫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其坤之比之謂乎

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正曰坤有先迷比有後凶兩象之間未為吉也而黃裳事業以為極軌何也曰是至美之源也坤交於乾得乾之心以媚一人而應天下虞虢姜任亦同此志也而小人得之以竊國柄以移君心以自蹈於不順故元吉之卦君子用之而吉小人用之而凶南蒯之禍春秋之所戒也

上六　是為坤之剝以坤彖合剝彖而命爻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剝不利有攸往

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正曰龍戰而窮非剝而何乎坤之上六馬交於龍龍交而戰富而不可貧貴而不可賤高而不可卑上而不可下則不肖之心生於其間危慄之禍從而應之矣故剝之下西南也其上東北也東北之交不利攸往往之而窮以為是時會使然可乎哉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是坤之剝之謂也謂其交於亢者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黄

正曰剥而見血何疑之乎易之稱血則必其陰凝者也君子修人以侔於天體道以侔於神侔天與

神絶類而行夫未至於神明雖飛潛

見躍猶之乎龍也而况其亢戰者乎

用六

六爻皆動是爲坤之乾以坤彖合乾彖爲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元亨利貞

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正曰坤言安貞而六爻皆用則是未安也貞德之在人猶貞婦之治內居之而不安行之而不永則無為貴貞矣然是坤乾之交也坤以全體盡交於乾為臣與妻盡委其身亦未為不貞也然則夫子之不贊用六何也曰是亦特卦也六爻過揲皆二十有四一卦之策百四十四閒值之矣天道極南貞而復始龍戰之後復疑於龍雖有其用君子亦不敢用也然則乾以用九而先命坤坤以用六而先命乾乾坤對化為諸卦之網領屯蒙以下宜皆對化而又單舉反復何也曰使屯蒙以下九六皆用則皆對化也九六未用而先舉反復則六辰之義通於晝夜乾乾坤坤不得不自為反復也故自用六而外又以坤之坤繼焉

☷☷反復六爻不動即以本象為之象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正曰是猶夫乾之乾也過揲之數六爻皆七得策一百六十八因而復之三百三十六日月於此十有二交以一日之辰麗之出辰入申亦猶之十二辰也辰長爻之分不以策數而為嬴縮要於反復以為五十六卦之網領故屯蒙二陽取之於乾屯得於正乾自下而上蒙得於反乾自上而下需訟二陰取之於坤需得於正坤自下而上訟得於反坤自上而下師比一陽取之於乾小畜履一陰取之

於坤其上下往復亦猶之屯蒙需訟也泰否平分對化往復皆得乾坤之半故三陽三陰對化往復共為上下如使乾坤之卦有對化而无反復則五十六卦之反復亦无所從出矣故乾坤之有反復以為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反復之本而兩濟之有對化即為泰否隨蠱漸歸妹對化之終是以易舉用九用六以明乾坤之有對化諸卦九六兼用則為對化七八互體則為反復其總於三十六而分於七十二動靜顯藏其究一也

坤之始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初八五爻皆動以坤彖合始彖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曰是坤之姤也利牝馬矣又勿用取女无它貞而已魯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與夫人姜氏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明年莊公立不書即位三月夫人孫于齊謂外亂之未討也以國為戚而俛首於其母又明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又享齊侯于祝丘又會于防于穀是雄狐敝笱之所繇作也莊公親見其母拉隕其父而又納幣于齊如齊觀社丹楹刻桷内覿用幣以長齊女之忘醜慶父之慾徼高傒季友則幾喪其國故女壯之與冰堅君子所同戒也散羸之亂哀姜大歸公子遂殺惡及視及公子赤也播於道路又急於齊婚外倚高固賊在而不敢討身屈而不敢[illegible]盖自餘丘之會鄒丘之盟而慶父襄仲已操刃於子般子赤之項而莊宣未之知也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書曰毋俾易種于茲新邑禍種之萌不見芽櫱冲冲鑿冰蓋自白露而已定之豈待隆冬乎然則是占也宜在坤之復而在坤之姤何也曰古之卜者探陽則視其陰探陰則視其陽復之於姤亦時相取也然則是為五爻皆動而占不動者歟抑夏商所用七八不用九六者歟曰猶是五爻皆動之占也然則世固有占之得姤而吉得復而凶者矣曰君子所據則固其理也理不以偶獲而敗貞勝

坤之同人初六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八二五爻皆動以坤彖合同人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正曰坤之同人其不動者二則是内為主也内為主而不動則是衆不外也衆不外者端冕搢笏以聽衣裳之會葵丘首止其大者也春秋稱同盟者一十有六尊周之會二屏楚之會十四夫固有私忌而擇便者矣猶未失於利涉也公羊子曰知者慮之義者行之仁者守之夫安至於此乎亦得君子之意而已穀梁子曰信其信仁其仁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雖且召欲又有仁義信智之意焉襄公十八年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圍國四十四未有書同者也於是獨同之夫不謂中行偃之意乎亦猶溴梁之言也而以戈殺犬斬椇為琴天下快志焉故同人之利未有不從欲而動者也從欲而動不失其正則君子有取焉耳

坤之履 初六六二六四六五上六八三

五爻皆動以坤卦合履象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正曰坤之履順以衆動而猶有履虎之虞夫其成之沙隨昭之平丘乎成公十六年齊衛宋邾會晉於沙隨於是公有僑如之譛待於壊隤外迫盟主內畏穆姜以是後期見斥於晉侯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不威治兵建旆以邾莒之譛將遂伐魯魯人有辭叔向曰寡君有革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可畏况以道𤅿牛僨豕其畏不死公不敢盟晉人遂執意伯是師之履也以禮而見絀雖不與盟不以為辱記曰禮義不諐何卹於人言其沙隨與平

丘之
會與

坤之小畜 初六六二六三六五上六八四 五爻皆動以坤象合小畜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正曰坤之小畜則愈於坤之履也當位者也當位而不動猶之當位而動也當位而不變賢於不當位而不變也是其行人子羽與趙武之謂乎虢之會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鄭人患焉使子羽辭之子圍不可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包藏禍

心以國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塹塞是懼不然敢受豊氏之祧楚知其有備乃請垂櫜而入既會於虢祁午謂趙文子曰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以子木之信猶詐晉而駕焉楚重得志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有令名矣終之以恥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武將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豊年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於是楚卒无以加於晉也楚之垂櫜无加於鄭讀舊載書无加於晉非晉鄭之有文德則晉鄭之斂畜有以試於雲雨也周書曰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具猶有西郊之意乎

坤之大有 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上九八五 五爻皆動以坤彖合大有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大有元亨

正曰坤之大有有疑之乎曰是盈卦也故疑之主柔也而舉國皆動金火相爍若富若溢不有兵革之事則有恒暘之沴是君子之所慎守也在桓之三年與宣之十六年也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篡弒之禍譴見於天大水螽饑相頻仍也而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則是而有之外其為无年者多矣為其災也而祥之是大有之不如小畜也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又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坤之夬 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八五爻皆動以坤卦合夬彖為義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曰坤之夬下動而上持為末不力失時而居外是臣道之窮也不治王庭而又俾之即戎詩曰王事一埤遺我家人交徧摧我皐落之役里克謂晉侯曰師師專謀非太子之事也稟令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失其官而將不威將安用之於是行也十有二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珮以金玦棄其衷也

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諸子欲行羊舌大夫欲死之狐突曰不可孝而靖民于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不如待之夫狐突其知易乎是龍戰之會也迷而无得梁餘養先舟木之勸逃也則猶謂利有攸往也是重耳叟吾之事非申生之事也

以上乾坤反對四卦以歲實積之二百六十九年餘五十一日七分半以通朞積之二百七十三年餘二十四日是體卦本數折而分之歲實一百三十四年二百八日小餘五分二釐五毫通朞一百三十六年餘一百九十二日是為內差二年一十六日半以用卦積實三卦追之二百五十五年餘一百八十二日四分三釐以用卦通朞三卦追之二百五十九年餘七十二日各差十四年強半差七年有餘故四三八六之數不可相追惟以體卦五積通朞三百四十一年餘一百二十日追用卦

四積歲實三百四十年餘二百四十三日二分四釐全差不過二百四十三日半差不過百二十餘日可用相追故四五八十相差為限自乾屯需師交至小畜則體用半交自小畜泰同人謙交至隨蠱則體用全交矣圜圖皆以乾坤分次故以乾起屯猶以坤之終未濟也

或謂仁者不辭賁已繫之乾坤矣而又以乾坤繫之卦體反復其辭必襲不已賁乎曰猶是象也復而申之何賁之有然則易之本象六爻之外繫以兩用明乎其為對化也則何不以乾之坤坤之乾分證而直起之歟曰是則其次之必曰屯之咢蒙之革也易之次位不曰屯之咢蒙之革則其首位不曰乾之坤坤之乾也夫猶是反復也而對化寓焉猶是對化也而反復以為質然則是七十二卦皆體卦也而謂之用卦何也曰體猶質也用猶運也運衰於六十四而極於七十二故準於六十四

而以七十二齊之是七十二之所為用也

然則乾坤工端不復對化兩策之合乾畧四百三十二坤畧二百八十八兩至懸殊不通晝夜如何曰是固已道之易之晝夜分者獨十五卦耳五四陰陽兩策之合各不相直也泰否隨蠱漸歸兩濟是其交主也且是已成之卦論爻而不論蓍也定位則論蓍定序則論卦卦非蓍也南北陰陽之衡道也蓍非卦也步卦者也易以六十四卦三乘之數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為六十歲之辰法歲縮十四而弱以七十二卦三乘之數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為八十五歲之辰分歲贏八分而強是皆主卦不主蓍也卦以包爻爻以包策以六起之則皆爻以三十乘之則皆策以倍爻則皆時也然且聖人主日春秋所紀皆日也易以六十四卦再乘之數四千九十六以爻乘之二萬四千

五百七十六為五年七月之辰分而羸以十二起之為六十七年百五日之日分而縮以七十二卦再乘之數五千一百八十四以爻乘之三萬一千一百有四為七年兩月之辰分而絀以十二起之為八十五年六十日之日分而羸兩者相追以紀歲會皆主日而不主月必以三十起之則皆策也皆月也體卦三乘七百八十六萬四千三百二十策用卦三乘一千一百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四十策以十二約之以六歸之體卦之爻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四月用卦之爻二百二十三萬九千四百八十八月皆在十數萬年之外蔀法章月不能悉齊聖人亦畧取其意以為是體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歲用卦十八萬六千六百二十四歲之月歷云耳消息盈虛則固有所不及用也聖人者以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事裁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消息五十四十百九而握其關楗者也

然則先世之不以爻當日何也曰是皆以爻當
日眩於閏朞二十有四而不得其要歸者也
然則正乾坤之爻舉其一爻變者反乾坤之爻舉
其五爻變者是皆六卦也易之為變各六十有四
體用之外二四變者各十五三爻變者各二十此
五十卦者當於何取之曰易之取意不盡其象也
曰用則不言體曰九六則不言七八舉一爻則不
復舉五爻舉五爻則不復舉諸爻繫辭曰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必以一卦舉四千九十六卦則是
乃費矣必以六十四卦兩象相乘則是无所不給
也然則乾坤言用其下之不言用何也曰言用九
則六十三卦皆此用九言用六則六十三卦皆此
用六也屯之用九而為坤用六而為乾猶蒙之用
六而為乾用九而為坤也然則鼎革豫謙否泰履
小畜蠱隨井困升萃解蹇睽家人大畜无妄賁噬
嗑蒙屯歸妹漸之先後相反何也曰反應之義上

下分命亦各得其正而已古今之成敗不可勝齊也一錯其類而巧歷窮算要於上下相交則呼正應反固其所也又何怪焉

然則七十二卦相乘之數將從其對化者歟從其反復者歟曰反復體也對化用也體以涵用故以乾坤之體涵乾坤之用以屯蒙之體涵噬革之用需訟之體涵晉明夷之用因而循之乾乾之體涵坤坤之用坎坎離離則亦猶是也然則何不舉八體之卦而先豫交之乾坤坤乾頤大過大過頤坎離離坎中孚小過小過中孚八體既交而後五十六卦反復循行使前无重卦之疑後无再重之失於兩用叶諧而變行互應之為无憾乎曰是何失之有反復則皆反復對化則皆對化猶之八交泰否否泰隨蠱蠱隨漸歸未既其反復對化固自在也何必盡為對化而无反復者乎曰然則聖人之

先以兩用何也曰兩用之義亦以反復對化之可互起也然則聖人之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何也曰三十有六天地之規二十有四鬼神之矩也參兩倚數徑三圍一是詩春秋之所從始也二十有八三十有二為參之而起用兩之而存體是卦數之所從立聖人置之以觀其靜非動者也然則詩春秋之數果何所從起歟曰起於乾坤象數之端逆行而起之乾坤之末端為象逆行一十有三九分三釐三毫之積凡三百一十一歲而周一朞之辰分與易相會外益天行一百五十六為易陽節取以命詩又乾坤之末端為數逆行有九凡四百八十六歲而周一朞之辰分易行每半中分天地聖人半取之為易陰軌以命春秋詩取象也春秋取數象數理義性命非聖人則莫之包舉也然則天行斗差一百五十六微合之為三百十一日餘氣差三千四百二太約之為二百四十二强聖人不

於是取之歟曰象數定也定不可移理則无所不之也然則出於易者是皆象也雖數亦象也象是生理數是生義義理盡而性命出令自九六而外用數如何曰數不生於蓍而寄於萬物萬物著象者也陽爻著象其數一三五七九五象皆陽也陰爻著象其數二四六八四者皆陰也三陽之爻以五象各自相經得百二十五再乘三陽之爻得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故乾卦得數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三陰之爻以四象各自相經得六十四再乘三陰之爻得四千九十六故坤卦得數四千九十六推之六十四卦內外相乘六陽之卦得數萬有五千六百二十五六陰之卦得數四千九十六一陽五陰之卦五千一百二十一陰五陽之卦萬二千五百二陽四陰之卦六千四百二陰四陽之卦得數一萬三陽三陰之卦各得八千繇是而推數生有滋

溢則不可復數凡乾坤統數以七百二十九各自相經得五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一兩之而得六十歲之盈歷參之而得六十歲之全律律歷律之本備於易端每爻之象皆備萬物故謂上下二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云三百六十備乾坤之策者猶一隅之舉未暨於半反也

然則元會運世各以十二三十互相起也於乾坤之歷亦相近歟曰是影似言之非實積也象數經緯贏乏之修短各以餘分起積為序如以三十十二互相紀也則歲月日辰不出周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而宇宙之數齊矣然則乾坤週甲亦用六十何也曰三乘之數十八變之積贏縮之分交食之差以四卦之盈虛六十卦之虛天地定之不能進也然則又用七十二卦者何也曰是日餘天差朔虛氣盈之所從出也凡歲日行三百六十五日餘分一萬以四分之則已踈以五分之則已促畸人

星官增損取應積歲靡效以定序乘之五千一百八十四六爻之積三萬一千一百四以歲辰揆之每歲四千三百八十二六分而紬每卦七歲餘辰四百二十六十積而近一歲加以二歲之贏裨七歲之乏凡得五百一十一歲而贏乏歸除定一歲之辰四千三百八十二五分七釐則一歲餘分於二千五百之中去其三百六十以為日行强弱之泛差再加一百五十六以為天行常餘之數其日行贏者至二千五百外又加一百五十六日行縮者至二千一百四十外又加百五十六其平行二千三百二十加天差百五十六至二千四百七十六而止是餘分二十四之所從出也日分與天分遞為贏縮贏日泛差有至二千四百二十二而止者内外斗差平分七十八則日縮之端至二千一百有二極矣日分定而後氣朔定氣朔定而後交食先後可得而齊是七十卦與體卦相較而定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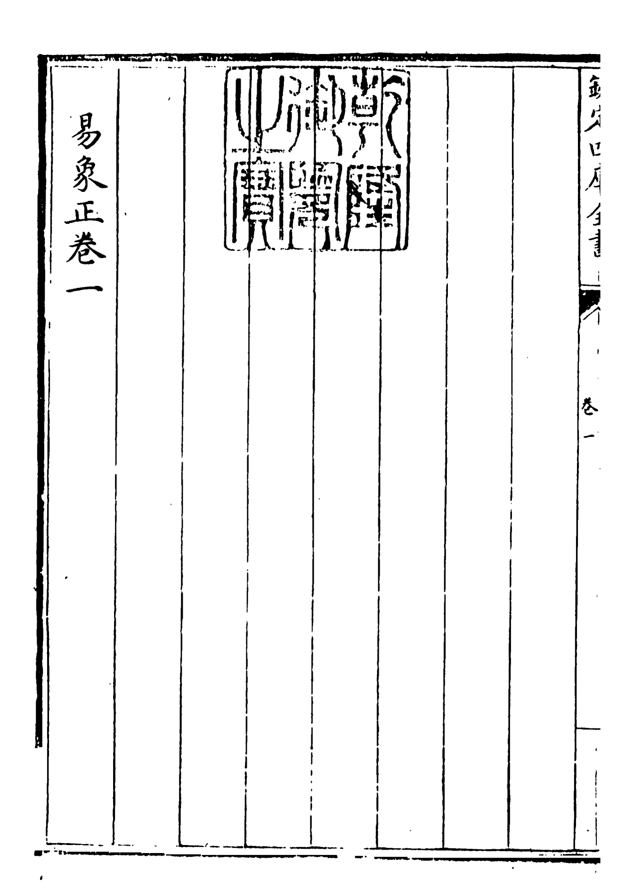
獨為分候配日之故也學者明象則可以該數明理則可以該象間有未達不可以騾破也

然則兩象相取足以盡變之義兩象相取遂足以盡辭之義歟曰何為不足以盡辭之義也六十四象之辭重之為四千九十六四千九十六之辭重之為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三乘之文未為繁複也且是三百八十四象者協於諸卦猶羣龍永貞之自為綱紀也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又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夫有周公之智化裁通變雖為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辭可也然且不假則是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象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曰智者觀其象辭思過半矣

然則兩象相麗有象吉而象凶有象凶而象吉何以處之曰是必在三上之爻也三上處危德不勝

位以六居上則危者三分之二以九居上則危者三分之一以六居三其危者三分之二以九居三其危者三分之一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夫以剛柔當否體其貴賤別其遠近則吉凶之故亦居可知矣然則二氣相侵五德相勝易論陰陽而不論五行何歟曰象則陰陽也象則五行也五行變動或主或客內外上下自為主客愛惡相攻情偽相感遠近相取謹視父母以命其主然則易之論卦合視兩象以正厥象又若是雜歟曰視象辨象正辭之義觀位辨物玩占之道

也易不以樂玩之辭發居安之序



乾隆御覽之寶

易象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象正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鵬

欽定四庫全書

易象正卷二

明 黃道周 撰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正曰易有乾坤而屯繼之何也雷雨天地之始事也長子在内而上當尊位雖在草昧天地之所貴也然則交而難生何也乾之二陽始交於坤滿盈將奮動未出險鎮慎以居之勤危以將之古之作者則必研幾於此也然則是乾之具體也而謂之屯何也氷霜之後戰血已盡龍伏雲興萬物逡逡然將春矣故謂之屯然則易不用夏正乎曰易猶春秋之義也貞下起元王者行事以法天地以令萬物故屯交於坤日南至而春之至於一日五月之義則未之有改也然則其不用復何也曰易非歷也歷者一歲之令易者百世之義也一歲之令象其序百世之義象其意然則言屯之可以不言春也曰百世也而有一歲之意焉南至而復三陽而泰也則未有亂之也司空季子曰震龍也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震武也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又曰主震長

也故曰元衆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車故利貞車上水下必覇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衆順而威故曰利建侯古之命也者如此故也者經綸之象也屯為經綸雲雷晦冥雨澤未施天地不光及其究也以正位凝命

凡屯變象六十四其乘之四千九十六其得數也貞震八十悔坎八十相乘之數六千四百其爻自三乘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是謂二陽之卦從坤而交日道畸南謂之南正

初九是為屯之比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正曰屯之比動而順天下附之君子之動恐其不順順又恐其不慎也其才足以御諸侯而心猶慄然恐不足建一邦盤桓不寧天猶有草昧之思乎周誥曰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故自謂不寧則寧寧者至自謂寧則不寧者至矣盤庚曰恪謹天命玆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詩曰遹求厥寧遹觀厥成其惟周文王乎

六二是為屯之節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節亨苦節不可貞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正曰貞而節之以屯屢苦雖聖人猶難之矣天道虧十貞子苦老晉重耳行於五鹿丐而得塊子犯曰不出十二年其有此土乎齊姜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夫以苦節為難貞則必有從懷之心從之以甘節為易持則不十年而流矣君子不以患難易素不以寇媾改志負其經綸而不速於自試者屯節之行也故屯而節象之至著也

六三是為屯之既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正曰時猶屯也而自為既濟既濟則往矣屯有攸往君子之所戒也且是六三也陰動乘陽以界於險則未有不敗者也襄公如楚及於方城聞季孫宿之取卞也將以楚入魯榮成伯曰不可夫內不令於國而外恃諸侯以是求入庸有濟乎故屯而動動而入於險君子之大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无虞入林不獨失鹿且逢不若故曰人即獸獸亦即人審機君子則必辨於此矣

六四是為屯之隨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隨元亨利貞无咎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正曰屯之隨非隨人也時也水動而為澤雲雨已降雨姓將合龍馬貴於下婚媾成於上詩曰摽有梅傾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古之明王未有不求賢而能經綸者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是高宗之明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

禦侮是文王之明也故如高宗文王則可謂經綸隨時往无不利者矣

九五是為屯之復

屯元亨利貞勿往有攸往利建侯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正曰屯雲雷之候也復氷霜之候也雲雷而氷霜之此其道不可大時不可久也易之大者曰元曰

運其小者曰歲曰日陳腐不散拖祿不下政令不行息澤不究至於七日而極矣體用之積八十四月以為七歲日辰之會八十四舍以為七日榮衛所通腠理所周大而小之不可失也故貞者冬也冬窮也小貞可為大貞不可為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言大厚澤而有閑關之意者也

上六是為屯之益正變象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正曰勿往之時恃其雨利以為出險則益之害矣君子艱虞終不忘戒益則長裕自謂无患而後患生焉五猶吾馬也而三非吾耦鄭公子忽辭婚於齊而因以失國辭婚匹夫之諒也失國亡人之行也乘馬而无媾泣漣而已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秦穆公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屯之泣血其多有悔心乎以是而求賢推陳發滯以益天下則猶可以濟也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正曰蒙則秋也屯而後蒙長子即序而中子次之天地立君而後立師君以立制師以立教古之聖人蓋童蒙自求也衛武公九十矣猶儆於衆曰爾毋以老耄舍我故其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秋者天地所以告斷也山下出泉道之以宜而後周流焉

草木之荒穢鍬鉏是加而後山政修焉多方曰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戰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聖人之治人則亦如此也故蒙者果行育德之象也蒙以教德山泉以流濫觴之初安知方舟及其究也以體膚虛數

初六是為蒙之損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曰刑人桎梏損蒙者也水蒙而甃之則道也木蒙而剔之則材也鳥獸之希革也更毨刑咼刑書則皆於其叔世也君子之治庶民與導童蒙亦各使其自得而已甫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則亦謂此也故求果育於懲窒之前者婦寺之愛與析楚之威其何可恃乎

九二是為蒙之剝變正象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剝不利有攸往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正曰蒙之剝又何往乎險動於內而止之於外外誘絕則內慝不作故包蒙者所以厚下納婦者所以安宅也坎交於坤順而不秕童昏頑淫不在左右以是克家則而吉從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毋以剝冒貢于非幾狐突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知蒙之可以剝也而剝之故雖剝不殆思齊之詩之謂也

六三是為蒙之蠱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正曰蒙之蠱則猶可納婦也而與姤同戒何也當位而剝則穀也不當位而蠱則伏也醫和謂趙文子曰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代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旦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言穀與蠱之共為飛伏也蒙為穉子以用壯女女德不靖騰於金夫何利之有伊訓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故如伊尹則

可與正蒙者矣

六四　是為蒙之未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正曰蒙穉也未濟男之窮也聲色之濡人幾老矣而猶且不免子南巫臣襄老皆是也古之正蒙者

十歲而闕內外晝為別其梔盤夜為定其戶鍵是則未為困也小狐汔濟而又濡尾則困矣詩曰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言其困吝者也書曰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其終濟者也

六五

是為蒙之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正曰六五之渙得巽矣蒙之吉者其惟巽乎古之君子觀治於上下求而不瀆不令而告上不極情下不貴辭記曰宗廟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順而後誠誠而後敬敬而後先於卜筮正於鬼神大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其不瀆下也如此不懲不忘率繇舊章無怨無惡率繇羣匹其不瀆上也如此如是則可謂之童蒙也矣

上九之師是為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師貞丈人吉无咎

擊蒙不利為冦利禦冦

象曰利用禦冦上下順也

正曰蒙聽於君師師聽於大人何异乎果育之與容畜道相濟也艮交於坤下與衆應雲蒸於山泉動於地非順而何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天下之易忿疾者惟頑耳宣王欲得國子以導諸侯問於樊仲樊仲曰其魯侯稱乎肅明神而敬耈老賦事行刑必於遺訓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若此則可訓治百姓矣乃命孝公於夷宮夫孝公則所謂蒙師者也觷拳則可謂為冦者矣屯蒙二陽之卦也始交於坤從於南政不紀七而紀八南正之命也倚而旋之屯為坤之左間則蒙為乾之左間寒暑之極相為起矣故屯蒙者春秋之始也屯之上六以益而得凶蒙之九二以剝而

得吉而象之詞无所取之何也曰或於其義或於其象或於其位爻觚之也屯之節女貞不字蒙之蠱勿用取女觀於兩義而羣象釋然得其南指矣

乾坤兩始皆有用又至屯蒙而不用何也曰屯宜用九用九則先坤蒙宜用六用六則先乾九六兼用則又辭費也故簡之簡六子之權以統於乾坤言後之為六子者皆乾坤是準也乾坤之變各六十有四九六分道六子則兩者兼取也兼取而兩用之則必立屯蒙而次革鼎立屯蒙而次革鼎則後之人又必以是一反一對者為序也故顯其反者而藏其對者乾坤之從屯蒙顯反而藏對猶父母之從子立子而隱婦也然則父母從子子婦從長恒咸損益子婦之有長少也以貴以寵乾坤之不從恒咸而從屯蒙何也曰咸恒之首下篇已命之矣屯以長子治内次子治外位序秩然不可替

也故取其嬗乾坤者以次乾坤後世而有不知屯蒙之義則子帶子朝之患難乎免矣周惠王寵惠后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於是為首止之會及襄王立子帶攜於狄鄭是以有氾之阢櫟之阢則亦猶是也惠王之未立莊王寳嬖子頹及王立而失五大夫五大夫因子頹以亂惠王出居於櫟夫豈伊遠而世之間父子相見也惠襄姚隗乾坤之治拖於屯蒙離若蟬翼狄泉之難則景王辯之不早也景王喪太子欲立子朝未果而崩猛丐俱長單劉立猛踰年而卒子朝始亂諸大夫立丐是為敬王尹氏立朝敬王居於狄泉周室遂分屯蒙之不次阢亂之所繇長也豈獨不義以義而不以序則亦不治是在魯隱公之於桓公宋穆公之於殤公也魯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其媵仲子生桓公隱公兄也以仲子寵欲讓於桓公九年在國猶稱攝焉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

宰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子翬懼反譖於桓公遂賊弒隱公於寫舍魯之弒君則隱公自為之也宋宣公生繆公和與殤公與夷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亦若女以為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卒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召與夷與夷曰先君所納國于君者謂君可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非先君意也且使子可逐則先君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卒致國于與夷與夷立而欲討公子馮十一年華督弒殤公而召莊公馮於鄭宋之亂者十數年則宣公自為之也晉潘父之弒昭侯而納桓叔衛州吁之握兵柄而弒桓公夫猶是也蒙也剛柔交而難生不果不育以為亂賊故屯蒙之嗣乾坤章者也屯蒙之合禹革微者也微微章章君子之所深謹也然則序卦之言受盈

何也曰受國與天下可不謂之受盈乎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是則循詮次之辭也聖人之意不可見而序可見後人不知其意而亂其序則先後中天之序一一可代也故為不可亂之序以寄其不可闡之意使後之學者有得焉則旦暮而遇之也然則自屯蒙而下亦皆有義取之乎曰焉在其先義取之也序卦之延寄則亦有取之矣然則屯蒙之始於桓隱之端其天倣人參可歷指也過此以往亦皆可歷指之歟曰天人之不齊如星與月因卦論象猶詩之有六義安可同也偶有所正則正之然則欒氾鍾巫與夷馮軌渚父州吁亦皆屯蒙之初年也共叔之後鄭突鄭忽一出一入衛宣之後惠公黔牟或亡或於皆在屯蒙六十八年之内聖人獨无所取之乎曰聖人亦人也不以天道責

務於數百年之後亦曰夫婦父子兄弟相繼為治云耳

䷄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正曰雲上於天盛陽所蒸是皆在北陸矣百物仰首以跂膏雨君子為飲食以下逮於民為宴樂以

上逮於神精魄旁數禮樂鬱興是非有所待而為之也楚茨之詩曰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言需之上逮於神也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言需之下逮於民也需險而不陷其有禮樂存者乎故需者宴樂之象也需為宴樂雨澤旁施非為惠懷百禮是來及其究也以自昭明德

初九　需之井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正曰夫為飲食而犯難也易矣需以健而食於天井以順而食於地耕田鑿井沐以膏雨散烝羅還不在所賓則是猶未失常也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言夫需不改井者也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言夫需而羸瓶者也周誥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若是則可謂用恒者矣

九二需之既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正曰需之既濟利涉終亂而謂之終吉何也既濟而不防患則亂也防患而既濟則吉也庖廚爨釜水火交搏訟雖未興有其端矣然其待之已豫應之不卒公父文伯之母曰祭養尸饗養上賓何異物之有而使夫人怒也是謂需而有言者也隨會聘于周疑王室之有折俎也王使原伯告之以禮士季歸而為執秩之書是為小言而終吉者也非是則亂故吉與亂相為濟也

九三需之節

需有孚先亨貞吉利涉大川

節亨苦節不可貞

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正曰沙衍也泥爛也需而節亦有爛者乎羊羹弗斟宋師以奔庖有腐肉則死士不附桓子之施於國也鍾出而釜收之晏子之祀其先也豚肩不掩雖然晏子不失為敬慎也書曰典祀毋豐于昵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是二者誰為致寇者乎

六四需之夬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正曰雲雨者天地之膏血也需未出也夬則決矣君子綏祿於上而施祿於下孚號揚庭蓋未有宴樂之心焉趙無邮使其臣伐翟而勝將食尋飯有恐色或問之無邮曰德不純而福至謂之幸非德不當雖雖不當幸吾是以懼夫簡子則未順聽也雖即戎而有告邑之心焉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九五 需之泰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泰小往大來吉亨

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正曰求治者其猶之烹飪乎庖人佐之饔人嘗之日夕辨庀而後以祭於先燧御於君子猶恐不以為芬旨也故又為鐘鼓以樂之琴瑟以友之拜跽以將之詠吹以送之玉帛以侑之夫有悁忿鄙僿繫於中則為君舉者少矣天下之待治於君子者則亦猶此也書曰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伐木之雅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夫治天下而亦有暇乎祇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夫是則可進於酒食者矣

上六　需之小畜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正曰坎穴也夬則出之畜則入之雲上於天密而不雨文德就矣而豐功未著猶有酒食而不敢以

享也不敢以享則不敢以燕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猶之不速也夏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敬不速客之謂也是非文王而誰乎

䷅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正曰飲食作而爭訟興訟之興其於結繩之前乎天與水進墮也從淵視天疑也疑而訟訟而墜則無為貴知矣觀水而惕窒未為過慮也易之涉大川者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七者皆德也順之復未濟之曷則猶不足語此也需塞而樂同人安而辨蠱治而知戒大畜寬而通益擾而温渙明而緩中孚信而不德此七德者訟皆無有而以之終事難矣哉十月之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繇人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夫修其指言以喻於天下非明德之大人孰與於此故訟者作事謀始之象也山川先雲昊天曷功沈玉祈年孰雨公田及其究也以用晦而明

初六　訟之履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正曰履虎尾何可永也惕以窒雖言小也見訟而若躡虎是豈有虎䖍者乎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鳩飛之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魯叔孫穆子昭子皆用之矣有是人也可以無訟

九二 訟之否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旡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正曰九二之訟九也上有威主下有彊臣兵在其頸而言者不知足以否矣記曰諫有五吾取諷焉以姬公之聖也命詩鴟鴞竄于東山而古人猶謂之曰諂故訟者聖人所不用也訟用否德不榮以祿歸而自守如椒奎之好閉虞芮騈伯皆用之矣夫以為匪人也孰知其猶之大人也

六三　訟之姤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姤女壯勿用取女

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正曰訟陰務也天下之多訟者則惟婦人耳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訟而女壯何用之乎周鄭之交惡也鄭屢訟王又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既伐鄭乃立翟后富辰曰周室之東晉鄭是依子頹之難鄭實定之夫禮新不間舊仁不遺親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既而王黜翟后翟人入周

王出居于汜食舊德貞厲襄王無有馬從王事无成則富辰之謂矣是皆不得吉而謂從上吉何也

上者舊德之謂也舊德不食從王无成故象不如象之稱也

九四

訟之渙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正曰訟而渙則可以利涉矣然且利貞則是不克也訟者津市之道非所以假廟也商頌曰鬷格無

言時靡有爭言爭色變言之始於上也周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永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元咺之訟晉人將戮衛侯王曰不可為政不逆上下無怨為臣戮君將安用刑於是乃復衛侯魯獻十瑴焉以衛侯歸夫是之謂渝而安渝而安則是未失正也未失正則吉也

九五 訟之未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正曰訟之未濟則猶可以不訟也可以不訟而謂
之訟元吉何也自訟者也君子見過而內省聞愆
若訐啟書曰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詩
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人
質成者也鬼神聽訟者也神宅乃心闕門設中衛
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
覯故如衛武之自訟則
庶乎汔濟終利者矣

上九 訟之困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正曰訟而困則亦無為貴訟矣有言不信亦無為貴言矣惠王之入錫鄭厲公以鞶帶是無為貴錫也厲公之受賜不拜而出是無為貴褫也晉將與秦論成叔向召行人子員子朱三爭之撫劍相就叔向拂衣師曠歎曰公室卑矣其臣不心競而力競夫三褫自恥則猶有訟心焉然而已卑矣不如未濟之貴也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需訟二隂之卦也始交於乾從於北政以八紀隂則亦以七紀陽矣左旋相次則隂陽閒序需之既濟終亂而終吉訟之未濟濡尾而元吉而濟不害則亦各於其位也泰之酒食小畜之不速履之不永困之三褫觀於四義則又燦然者也

也蒙之後而有需訟何義也曰不得其所為義則以序卦之義序之蒙者蒙也物之稱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夫是其兵革之所從始乎王者既熄霸主且出端冕搢笏束牲載書則不可得而見也首止洮葵丘鹹牡丘之事聞之則猶可以飲食也韓之戰秦獲晉侯是可以飲食乎宴樂之召爨何日蔑有宋立齊侯自為雄長而召楚與盟以見執于鹿上盂之執薄之釋天下之大訟也敗泓圍緡亢譏焉耳夫以天王之難下告諸侯凶服降禮四年之內天下諸侯無有至者不進不親又何加焉城濮之勝楚踐土之定王世高其功而猶或誅其心令狐河曲之役晉秦醉飽則猶未有勝負也丘霸既衰大夫制命扈及衡雍趙盾始專取濟西之田以立宣公取宋人之賂以止諸侯於是十餘年齊魯晉楚宋陳鄭莒人弒其君黑壤之見止則

不足為魯恥也猶之飲酒者起而勃稽焉詩曰載號載呶亂我籩豆旅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故聖人之於春秋无甚深責之辭也自僖公五年至成公癸酉六十八年自晉里克楚商臣齊商人魯公子遂鄭歸生陳夏徵舒及魯文姜之外聖人亦无所深惡也其深斷之辭曰鄭伯逃歸不盟又曰鄭伯乞盟曰用致夫人曰邾人執鄫子用之曰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又曰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是斷斷者數事耳故聖人於世无所深責也特謂是霸主降於戎狄諸侯降於大夫禮樂不興干戈日起周之子孫漸失其序卒以討陳代鄭之事歸於荊楚謂是丈人弟子之所亂次也則是需訟之所附麗也然且不可以為本事

䷆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正曰訟而後師興焉衆順而致一則可以動矣不致一不可以正衆正衆而致一居重而馭輕當位而尚謀是之謂丈人也泰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采薇之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言正衆也出車之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言居重也采芑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言

當位也江漢之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致一也有是四者以正衆志畎畝而寄軍令焉何不可之有故師師者容民畜衆之象也民衆既聚經畫乃貴水行地中乃井乃溝及其究也以類族辨物

初六　師之臨

師貞丈人吉无咎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正曰臨之八月則夏六月也周之六月則夏四月也盛夏而出師師律之所諱也然則六月之詩不

諱之何也謂匡王也有嚴有翼既信且閑蓋言律也律以正衆雖王者猶用之殷誓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牧誓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夫亦為律動也不然則是傲命也何臧之有

九二 師之坤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正曰師中之動得兩死咎雖膚功不易之矣何也順也順者鬼神之所助也而況於王乎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三軍之士三軍用命克何力之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于中軍以命上軍上軍之士用命燮何力之有欒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于上軍以命下軍下軍之士用命書何力之有是役也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燮也吾望女久矣對曰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非燮之臧也敢先屬目乎武子曰吾知免夫郤獻子之先迷范文子之後得以順將之猶可死咎則亦近於寵命者也

六三　師之升

正變象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正曰南征方吉而或輿尸何也曰師之為道无有勿恤者焉功不可倖勝不可驕勝敗利鈍不可實不問也謂有多士之命存焉采薇之詩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出車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是之不可不䘏也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詎是不當位之故乎升不當位猶有所疑也故或之疑謀无成疑事无功大人之勿䘏蓋猶有不存者焉而況於弟子乎而又況於小人乎

六四 師之解

師貞丈人吉无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正曰解緩也緩而左次不尚强也城濮之戰楚師既陳晉乃退舍軍吏以請子犯曰偃也聞之師直為壯曲為老二三子忘在楚乎退三舍避之鄢陵之戰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衆必自傷也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故子犯與

文子則可謂知師也知師則可謂知易也易以无咎而當元吉夙往夙後蓋其審也何綏之有

六五 師之坎

師貞丈人吉无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正曰師之為道不可貳也師而坎則貳也長子居中而弟子外制執則執矣險乃已甚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言心之必不可貳也晉之三郤君臣相貳各有違言慶鄭貳於惠公以殞於韓林父貳

於先穀以敗於邲襄公戜於先軫以不復於箕縣是以有功亦不足貴也而又且喪故曰師克在和不和无謀故升之前進不如解之退也坎之行險不如坤之順也此兩者亦所謂臧律也是古丈人之道也尚德而後功且是蒐苗獮狩者不可以不教不教則棄與尸棄之也

上六 師之蒙

師貞丈人吉无咎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曰王鈇之道不下掣也大纛之柄不下揭也丈人畜衆小人喜功童蒙瀆師國家所不利也夫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黷黷則無武胥臣曰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童昏之使為國家其亂可跂而待也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蒙之所以功也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蒙之所以終也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穆王之命曰爾無昵于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嗚呼其深於命國家者矣

正曰蒙之師不利為冦師之蒙勿用小人何也曰憂其雜也師者致一之卦也謙豫則猶之致一也

師以一陽居中而錫命謙以一陽前進而徂征師得其法而謙得其意故謙者師之制也不多勝人而後衆與之勝然則師之三五皆有與尸何也曰其丈人治律其弟子喜功以其位而乘其勢若楚得臣秦孟明晉荀林父皆是也曰是非丈人乎曰丈人者不怒而威不戒而信黄髮是詢則罔所愆據位藉勢何丈人之云乎然則蒙之稱為寇何也曰戒夫丈人而有弟子之行者也然則謙利侵伐侵伐亦律歟春秋言伐百有三十多與中國也言侵五十有四其半戎狄不則荆楚也侵而為律則寇亦為律歟曰寇則欲多勝侵則不欲多勝也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故以鐘鼓鳴豫不若不以鐘鼓鳴謙之勝也然則春秋出師書次者六君子皆未有與焉何也曰謂夫微義而緩也然且不失於死咎齊桓三次獨次陘死譏聶北及匡亦未為悖也然則韓厥之次鄫叔孫豹之次雍榆亦得死

谷乎曰荆齊亦皆勍敵也獻子穆叔亦未為不知道也得解之意以用左次何緩之有然則師貴致一而晉常以諸卿方行天下何也曰六卿並出亦非晉之舊也城濮之戰以公在焉諸卿皆從至於邲而衰矣至於桑隧而又衰矣然則復亦致一而曰勿用行師終有大敗何也曰師正也謙中也復則已遠矣有遠功者必有近禍一敗之卒十年不復是易之所戒也然則同人離兩濟皆非致一也而克過獲嘉鬼方賞國皆有所取之何也曰是大德之所革也介胄戎兵在焉以義用衆則固有勝者矣然則易之意何在乎曰易不勤遠畧不尚久功以具治人者反以自治則比之蒐狩豫之薦樂

猶未失

律意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正曰天下之當位者其惟比乎衆輔之上必有隆棟然天下之臣不如其君者多矣反師而勝君盈於上臣比於下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肥盍婦田是古人之所慮也故比之有不寧實龜之遺告也先事而戒之推本而究之泝其方來圖其終永是亦可以吉矣皐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是則圖寧於後夫者矣故比者建萬國親諸侯之

象也封建井田兩義一致不井不封天下无功明王之智不營阡陌及其究也以順天休命

初六 比之屯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正曰屯者易之始交也始交而孚長子建侯遠險而內親初動而衆順建侯之貞不可有它也而謂之有它何也輔上得衆天下所共與也君子始仕不享其祿致主不祈其爵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

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天下之失生於飲酒其孚生於不薦盈缶有虞則猶之不薦也比之乜見難而多虞易以之始未濟之解患過而少燕易以之終故盈缶濡首初終異義它吉虞燕顯若殊致辨盡其旨矣

四有孚者

六二　比之坎

比吉原筮元永貞旡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正曰君子不修聲於人不修色於人亦不失聲於人失色於人何也其聽睹內也聽睹內者其外引絕夫似有愚人之心也乃與衆影自為婚媾世見其淵靜以謂之內險見其卬須也以謂之多援而君子无有也詩曰民各有心覆謂我僭記曰禮義不愆何卹于人言古之人嘗用之者文王是也是

比之常德行也

六三

比之蹇正變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正曰易未有質盡之詞也質盡之以為比匪則在是爻也陰不當位以近於險險人當衡委體從之殉勢而忘難以至於蹇不亦宜乎郤至入周王亦生見而悅之召桓公曰陳亦必且有咎白公之入子西主之葉公子高曰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王亦生與子西未為匪人也然而不見大人柔險相比大難從之而況於委體以事匪人者乎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傷之至也傷而療之如何曰反身修德亦庶可以免矣

六四 比之萃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正曰十家五耦過之必下謂或有賢人存焉又況於衆萃者乎萃之於外而審之於内審而後比之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而父之殁吾淺與比而事君矣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君子内比不違其親外比不遠其儺喜怒以衆刑賞以國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九五 比之坤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正曰比者隂私之道比无顯者也小人私比以樹人而主不知以排人而主不疑以怨人而人不敢怨也王者斂福敷錫庶民比於德不比於法比於法不比於禽前禽雖失何誡之有洪範曰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天下之有朋比則自皇極不建始也天子比於左右左右比於邪慝三驅多誠而飛走競亂若火燄燄攸灼弗絕則始於此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夫近天子之光而能得天子之意以戢寧邦國非顯德而能之乎詩曰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是可謂厚德載物者矣

上六　比之觀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正曰是於卦德象彖无所取之取諸位也柔在三上是多凶者而以觀為无首何也觀者宗廟之道墟墓之位也内史過曰國之興亡聽於民不聽於神瀆神之與瀆民其敗一矣陰柔在師保而天子不制又以黨比罪其臣民則是教亂也趙宣子謂韓獻子曰聞之事君者比而不黨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上之於五則私也於三則黨也當衆順之時而高位是狥主孤於上民惑于下君子憂之故用九无首君子亦有不敢用也用其歉於民事薦享朝夕者耳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師比一陽之卦也次於屯蒙以輔南政屯蒙之日畫短百六十八又六日而退十二日道之高下蓋

有前郤馬歷四十五日至於謙豫而猶有促晷也天道之漸浸百世猶用之易不以一卦之著治一歲之歷而其道則相暨也師比之兩上升觀皆凶正言若反以為德之不勝位也勢也夫德之不勝位者多矣坤之師中解之左次坎之內心萃之外比四德顯然位亦何勝德之有故位之與德相較而得貞勝者也

序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是亦有義例乎曰是何義例之有以言其理則似矣自成公癸酉伐鄭之歲至於昭公庚辰至河乃後六十八年天下所睎者楚之車轍耳容畜親建則未有講也鄭以區區為晉楚玩具乍彼乍此諸國從之啓處不遑討邲以要之蟲牢以收之馬陵以周之銅鞮以匡之瑣澤以平之鄢陵以傷之柯陵以虞之首止汝上以趨

之三假王命以殊之鄫以次之戚以莅之雞澤以疑之戲以持之北林以拖之蕭魚以維之蓋自楚共三十一年之間凡歲不爭非獨為鄭則為衆盟國之故也楚康既立東吳已張皐舟之隘楚人不戒獲公子宜穀而晉悼亦故世凡盟主于庚嘗兵于汾南風不競而齊晉始驗諸大夫狃於溴梁之盟相殺相樹日相繼也向戌息兵盟於澶淵前後戢寧亦七八年越武屈建塗堅於外穆叔子皮衣繻於內號之會晉楚輸平悼平亦媮楚人再弒其君而尚為中之會援六王三公之事用齊桓召陵之禮故容畜親建天子不能用而楚人竊用之也越既伐吳吳敗楚於長岸於是天厚晉楚霸澤亦替諸卿大夫各弱其君凡首之比後夫之凶於是亦盡矣然則鄢陵之戰射楚中目其與尸乎曰未之知也繻葛之戰射王中肩其屯邅乎日月之薄食亦有其數意之則以為偶值測之則有其度蓋

自晉重耳出亡之歲以至於魯新宫災迨於華向入于南里之歲二百一十一年齊晉秦楚遞為盟長秦以僻遠創於机隉不爭夏盟而卒以彊起屯蒙需訟師比之義或在於是乎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正曰乾西北之卦也巽風之上者也雲聚於乾而射於巽陰德已就而陽功未致以為雨則不降以

為乾則未成十五王之澤蓋猶在高山也詩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乃睠西顧此維與宅天命未至聖不能邀曰吾自修文馬耳弓矢秬鬯則猶未之敢冀也然則巽不可語權乎曰巽事之最順者也健以持之巽以行之何權之有詩曰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故小畜者懿文德之象也

天上无雲日星乃明薰風之來萬物以覩及其究也以作樂崇德

初九小畜之巽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正曰小畜而巽文王之所為權也非巽何道非巽何復巽小而文乃與道隣故望道而有矜色君子之所惡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之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故終周之世能師文王者其畢公仲山甫衛武公乎武公九十矣而自謂小子仲山甫有大功於王家而日訓小心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自道之謂也自道者畢馴之至也

九二 小畜之家人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家人利女貞

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正曰牽畜也畜而牽之止於外而閑於家名利謝於外則簞席怡於内君子之學不厭博問不厭辨約而收之引而連之若取諸宫非以為功也若寄諸隣非以為人也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又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得是道也亦可以富范文子曰寡德而求功多欲故多憂見夫無土而欲富者

樂矣哉

九三小畜之中孚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正曰是非家人也而家人之其信猶有存者焉為雲則未雨也為川則未涉也而衆猶信之者順也剛而動動而說室雖色不及於市故曰輿說輻猶足以有行也夫妻反目猶足以有明也畜而有孚猶足以親也季武子之取卞也公欲以楚伐魯榮成伯曰不可楚若克魯諸姬豈獲閱焉宿之事君何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何恠乎取鄆之役楚人執穆子既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曾阜曰雖死於外庇宗於內猶蓋吾棟也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謂能乎乃出見之故畜而中孚則猶可以正室

也君子之為道不信於國人猶信於戶庭

六四小畜之乾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元亨利貞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正曰畜之血所為疑也乾之惕所為斷也斷以去疑非乾而能之乎乾足以孚矣而後斷之魯僖公之雩也巫盡不雨遂倭臣七人而雨如注桑林之禱詁及女謁暨於包苴夫以敬躋之朝而有昌讒

如末世之云者乎不疑不斷小腆大戒〻龍之漦而灑䰞五百年周頌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是之謂也故知小畜之乾者亦可以先咎矣

九五 小畜之大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正曰富不家食則其為鄰也衆矣君子飭躬以立其質多聞以相其行遲久而無干祿之心達而不

侈塞而不濫以小致大積而非積也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是仲山甫之行也晉文公學於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胥臣曰然聞而畜之以待行者不益愈乎故天下惟學而行之為有隣也繇余郯子學於戎翟而行信於秦魯故惟學而行之之為有隣也

上九　小畜之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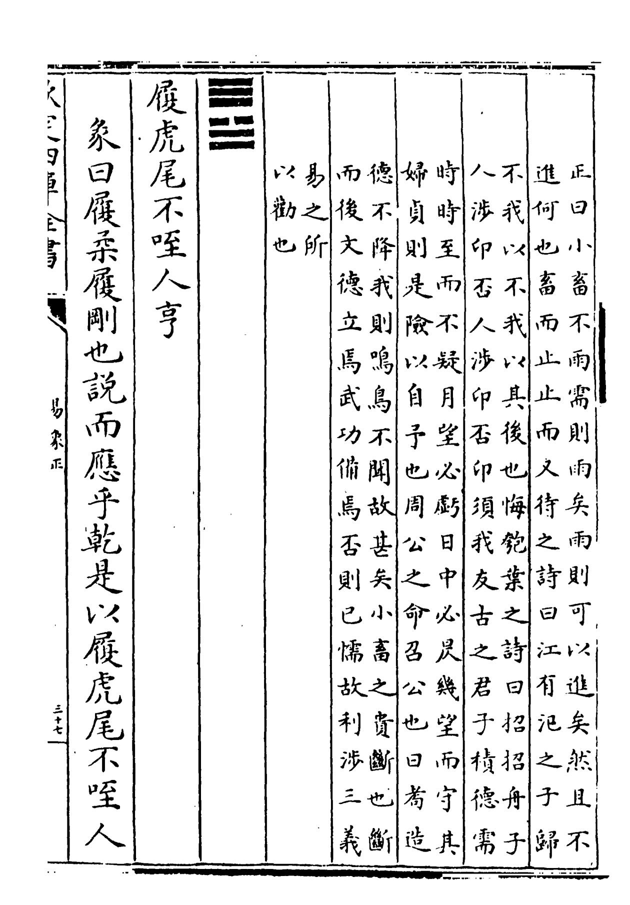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正曰小畜不雨需則雨矣雨則可以進矣然且不進何也畜而止止而又待之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匏葉之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古之君子積德需時時至而不疑月望必虧日中必昃幾望而守其婦貞則是險以自予也周公之命召公也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故甚矣小畜之貴斷也斷而後文德立焉武功備焉否則已懦故利涉三義易之所以勸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正曰乾之氣足以為澤也澤之氣不足以為雲為人下者不亦難乎盛陽在前陰以柔之不悅則咥也悅之則媚也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履虎尾而无後言者難矣古之事君者有犯而无隱後之事君者有隱而无犯詩曰有菀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夫以甚蹈之臣事甚蹈之帝不媚必咥何以已之其亦惟禮乎禮者威神之所弭耳也故履者辨定之象也天高澤深魚鳥不知禮法之崇絕祥去疑雖有兇人不生其私及其究也以稱物平施

初九履之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素履往旡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正曰履而訟則亦可以不訟矣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小人履炎謂不憂危者也說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抑戒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惟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若是則可謂素履者矣

九二履之旡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正曰履虎不懼是豈為勇乎申繻曰變經之生則人之精餒以取之邪慝動於中則靈爽亂於上三辰之災眚於是乎式攝之矣故安則无正正則无眚幽庭舒步猛鷙之所不搏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无妄也齊書曰夜行者獨有夫夜行者其有幽人之心乎茂對時育則亦繇此也

六三履之乾

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元亨利貞

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正曰甚矣事人者之難也禹鑊湍堂桂薪无光静則自臧動則以為不祥眇視跛履自存而已不可以御天子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言明健之无當也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言啞人之多凶也梓材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武人為君奚貴于元亨者乎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豈敢言健則亦云救也

九四　履之中孚

履虎尾不啞人亨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正曰信而猶戒何也寵利者殺身之務也明盛者憂危之道也堂陛者岸谷之路也以尹旦之賢也

而恒恐不克終范宣子過言文子執戈而逐杖之折笄于服它繆諫孟獻子執而囚之七日故人之樂有父兄也所以教夫人之事君者也詩曰大命近止毋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戾正是周宣王之盛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是周文王之正也夫如是則可以事君者矣可以事君而後可

以行志非獨為緩死者也

九五履之睽

履虎尾不咥人亨

睽小事吉

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曰雷霆之用不以析物鑊粗之動不以決事異同之言聖不先謀阿柄當愒不足以雄履雖當位猶有離心以制大事則危厲從之矣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文王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省厥愆不啻不敢含怒今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信之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故夬履貞厲當位者之所戒也同異之文

君子考祥焉耳

上九履之兑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亨利貞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正曰先行而後言行出而民信言出而民悅夫非聖人而能之乎聖人不務悅人而惡夫傷人者麟鳳鏘鏘鳥獸以輝以上下則為定志以朋友則為麗澤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言夫有禮而悅人鬼之所共享也故祀禮有百而秋嘗為大燕禮有百而冬烝為大言夫視考之所以旋也故知履之考旋者以在宥天下刑措可也何啞人之有吕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之謂也

小畜履一陰之卦也次於需訟以輔北政需訟之日晝長百九十二又六日而進十二何也日道之躔高也有進於常度者久而後平行隨蠱噬嗑賁是也中孚之説輻訟之素履亦似有疑也大畜之富隣乾之大君則亦死所不著也故曰象不如象之著也

凡卦合體相乘者四千九十六得爻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以日積之為年六十七大餘百有五四卦積年二百六十九大餘六十過甲之所更始也以三百六十除之積年二百七十三大餘二十四氣象之所更終也以十五乘之而畫體積之象合用相乘者五千一百八十四得爻三萬一千一百四以日積之為年八十五大餘五十九六甲之所更端也以三百六十除之積年八十六大餘一百四十四歲候之所倍起也以四積之三百四十餘歲而天地小週又積五百十一而日辰分秒於是

總整故四積之卦體殊趨而南北分政其用一也從是泰否又别為令與乾坤反復同象而分起矣序卦傳曰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是何所取之曰即以是取之也君子之為言也不比於數不膠于物當理而已自易乾坤以來於是四際衡倚上下各各異視以圖圖起之則是周景王庚辰小畜之始也明年辛巳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成周猛卒王子丙立是為敬王尹氏立王子朝單劉以王如劉王子朝入王城次于左巷又明年乙酉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於是吳弑其君僚又六年辛卯魯侯薨于乾侯霸主霸臣盟會討義之風絶矣以為黄父之會輸粟戍周扈之會謀周定魯而取賂苟偷名實偕喪齊晉之將敗兆於是矣召陵之會輟於荀寅皐鼬之求主於季氏明年吳入楚明年於越入吳又二十

五年甲辰趙鞅叛于晉陽荀寅士射吉叛于朝歌凡四十九年而越遂滅吳先九年而陳恒弑其君後十六年而荀瑤趙氏韓氏魏氏共分晉地貞定王丙戌之距景王庚辰六十七年趙韓魏共滅荀氏而成周之諸侯陵替盡矣晉霸最盛而最先亡齊霸次之其餘僅延者也故履小畜五君而一民君子之所畏也參之衡倚二圖南至於隨蠱北至於謙豫參之用圖則是履畜謙豫之合也君子不任爻象之德而慎陰陽之序陰陽之序八際中分雖天地亦凜乎畫界也然則六六之分每六卦為一際乾乾坤坤宜與屯蒙為一際需訟師比小畜履為一際今另舉乾坤而別分四卦者何也曰尊乾坤也乾坤在春秋之前盡四卦而春秋之義變故復尊春秋而舉泰否泰否與隨蠱交限而後四體卦盡於上篇是四三之運雖不相追而上下分際各自為義並行不悖固其所也

易象正卷二